·调查研究·

医学人文慕课中“教”与“学”的分歧——一项质性研究

高一飞[1]　郭璐怡[2]　王珏[1]　张昆松[3]
[1]南方医科大学通识教育部，广州　510515；[2]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州　510515；[3]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胆胰外科，广州　510080
通信作者：张昆松，Email：18429693@qq.com

【摘要】 为深入分析目前医学人文慕课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教”与“学”两个不同视角，采用参与式观察、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调研。①跟踪调研华南某医科大学两门医学人文慕课的建设全过程，与教学团队、制作团队、医学人文专家开展访谈、专题小组讨论，了解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挑战及相关对策和思考。②调研学生对现有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医学人文慕课的学习感受、收获和意见。调研结果揭示出医学人文慕课中存在诸多问题，“教”与“学”双方对医学人文慕课的态度存在明显分歧，体现了医学人文慕课在微观层面的挑战：有效监控下的自主学习难以实现；重要教学成果难以达成；教师的超大工作量等。最后，从“教”与“学”的分歧中，反思医学人文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师资养成方面存在的深层痼疾，并预测了医学人文慕课的线上-线下协调互补、大众与个性化课程多元并存的宏观发展趋势。

【关键词】 慕课；　医学人文教育；　教学生态；　在线教育
【中图分类号】 R-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7BSHJ060）；南方医科大学通识教育部教改项目“医学人文慕课建设研究”（SMUTSJG201809）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00517-00163

A qualitative study on differences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edical humanities MOOCs

Gao Yifei[1], Guo Luyi[2], Wang Jue[1], Zhang Kunsong[3]
[1]Gen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2]School of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3]Department of Pancreatobilliary Surge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Kunsong, Email: 18429693@qq.com

【Abstract】 To deeply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edical humanities MOOCs,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special panel discussion from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one side, the study follows the course building process of two medical humanities MOOCs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South China, and conducts interviews and panel discussions with teaching teams, MOOC producers, and medical education exper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challenges an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and though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n the other side, students' learning feelings, gains and opinions on medical humanities MOOCs in the existing national excellent online open cours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ttitud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reflects the challenges of the medical humanities MOOCs at the micro level,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realizing autonomous learning under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achieving important teaching achievements, excessive workload of teachers, etc..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ve shed a light on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concept, teaching mode and teacher cultivation. Finally, the macro development trend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of medical humanities MOOC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mass and personalized curriculum is predicted.

【Key words】 MOOC;　Medical humanities;　Teaching-learning ecology;　Online education
Fund program: National Fund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7BSHJ060),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Gen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f China (SMUTSJG201809)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00517-00163

1　慕课与医学人文

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同[1-2],但由于其交叉学科的特点,医学人文课程的建设面临诸多困境[3],高质量的医学人文课程建设难度大、数量少[4]。即使形成了好的课程,也很难通过传统课堂教学开展大规模推广和跨校课程资源共享,能从中受惠的学生很有限[5]。慕课技术的出现让优质医学人文课程的共享成为可能[6-7]。

为积极顺应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发展的趋势,直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新机遇,教育部 2017 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倡导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发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传统优势,推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走上“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积极、健康、创新、可持续的中国特色良性发展道路[8]。

我国现有的医学人文慕课数量非常有限,是一个亟待探索和实践的领域,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值得研究探讨。2017 年,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468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仅“人文与医学”“医患沟通”“医学伦理学”3 门医学人文相关课程[9]。2018 年第二批 801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仅“生死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史话” 2 门医学人文课程[10]。本研究旨在调研现有和在建的医学人文慕课教与学的情况,了解现状和问题,探究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管窥医学人文慕课发展趋势。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教”与“学”两方面着手,采用参与式观察、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调研(表 1)。

一方面,跟踪调研华南某医科大学 “医学伦理学”“人的优逝”两门医学人文慕课的建设过程。全程参与式观察两门课程建立合作、前期准备、中期拍摄阶段的工作。并且,通过预调查建立和完善访谈提纲,与两门课程的教学团队全体成员、制作团队核心工作人员以及课程相关的教学管理人员开展个人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了解课程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挑战及相关对策和思考。

表 1　个人访谈与专题小组讨论情况

调查方法	对象	数量
个人访谈	医学人文课程教师	8人
	教学管理人员	3人
	慕课制作服务提供方	5人
	学生	11人
专题小组讨论	学生	1次
	医学人文课程教师	3次
	制作方	3次

注:此表收录的信息为有效开展的个人深度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情况,已剔除无效数据

另一方面,调研学生学习医学人文慕课的感受。开展预调查,建立并完善访谈提纲,对已入选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人文与医学”“医患沟通”“医学伦理学”3 门医学人文类课程的 2019 年选课学生进行随机抽取,每门课程 3~5 名学生;使用个人深度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等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感受、收获及意见。调研对所获质性资料,使用归类、编码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

3　“教”与“学”的分歧

笔者对学生和教师分别设置一组问题,探究他们对慕课的青睐程度及其原因,发现一个值得探究式的现象。

当被提问“同一门课、同样的师资、授课内容和学分,分别以传统课堂和慕课的形式呈现,你更愿意选择哪种?为什么?”时,受访学生无一例外地选择“慕课”,原因非常集中。排首位的是,慕课提供了自主选择学习空间、时间和节奏的便利;排位第二的原因是慕课“容易过”。

形成对比的是,受访教师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传统课堂”。首先,教师担心很多传统课堂中有较好教学效果的内容,通过慕课无法达成,或者会“打折扣”。其次,部分教师表示很难适应慕课“教”和“学”分离的方式。非及时反馈、调整成本高等特点让慕课教学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风险”增加了。再次,慕课建设、运行、维护所要求的巨大成本也让教师望而却步,尤其是长期、大量的精力投入,给教师带来很大压力。相较之下,在熟悉的授课方式中教

师更有把握能把课上好。

总体来说,学生似乎对慕课很“友好”,而教师不太“友好”。双方表达的原因生动反映了目前高校医学人文教学的生态:“教”与“学”双方价值追求的分歧和差异十分明显。“学”方将“学习自由”作为首位追求,看重短期的、过程的轻松;“教”方对学习成果及教学过程的质量表示出极大担心,并深感工作负荷沉重。这一分歧其实是医学人文慕课在微观层面所面临挑战的缩影。

3.1 有效监控下的自主学习难以实现

慕课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平台通常能提供课程视频观看进度、测试成绩等反映学习情况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在评价学习过程和效果方面局限性大,学生容易出现“刷课”、低参与度等问题。

以课程观看进度为例,其显示的完成程度是课程视频在学生电脑终端上的播放进度,不能真实反映学生观看、学习的情况。在学生专题小组讨论中暴露出,有学生点击视频播放但不学习的情况,俗称“刷课”。因此,有的慕课教师与平台合作设计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如在视频播放中途间歇性弹出答题弹窗,需作答后才能继续播放。意图间断性地提醒和监督学生注意观看,也通过答题检验和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但很快网上就应运而生了“自动刷课、关闭弹窗”的程序和收费服务。

再以在线活动参与程度评价为例,为保证在线课程活动的参与度,慕课教师们做了很多过程设计。比如,将讨论区发言的次数作为平时成绩的评分依据,一次讨论区发言得 2 分,要得到平时成绩满分须至少完成 10 次发言。但学生对这种提升参与度的政策有相应的“对策”,如以简短的、1~2 个字的回复,或是粘贴复制他人观点的形式发言。博弈之下,讨论区充斥着为了得分的功利发言,其学业答疑、讨论和参与度监控等教学功能被消解。

监控学习过程有利于及时反馈和改进教学。但因为慕课学习的监控难度大、效果不理想,教师们不得不更依赖对学习成果的监控,形式以线上考试、测验等为主。可是,这类考核和测验的成绩主要反映了低阶知识性学习(记忆和理解)的成果,几乎无法测量能力性、态度性学习成果,而这类学习成果才是医学人文课程最核心的教学目标。

3.2 重要教学效果难以达成

线上学习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大的自主性,更符合网络时代青年的学习习惯。可是,教师们察觉到,似乎有一些重要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在线上教学中遗失了,比如课堂讨论。

受访谈的教师中有 3 位提及,医学人文课程中“最精彩”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情感唤起和价值塑造,即让学生使用人文视角去认识、理解医学问题,而课堂讨论是传统课堂中实现这一教学目的的常用方法。讨论中,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直接互动,能通过表达、争论、说服等环节,在相互激发和启示的氛围中,集中地实现思考、辩论、深度学习、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等学习成果。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程度、表达和思辨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

经过慕课建设后,线上讨论区理论上也具备讨论和多方互动的功能,但因缺乏共时性和现场感,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长和程度、讨论的连贯性、参与度都打了折扣,讨论的节奏也不好把握,教师很难确定介入调节和适时抛出启发式追问的时机。总之,教师们认为线上讨论不能完全取代“火花四溅”、相互激发的课堂讨论。

有的慕课教师,在反复斟酌之后,不得不调整教学目标和预期,舍弃了能力、价值观等需要更深层次互动才能达成的教学目标,课程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辅以少量的思维启发。还有一部分医学人文慕课教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把部分讨论环节安排在线下开展,希望能不损失重要的学习成果,但这样受惠的学生范围就很有限。

以上教师的苦恼揭示了一个悖论:慕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使“好课”让更多学生听到;可是好的医学人文课程,不只是传授知识,还应有更深层次的能力培养、情感唤起和价值观启迪,这些教学目标以往都是在小规模的师生深度互动的课堂中完成。慕课的开放性、受众广的性质,与这种小规模深度互动的逻辑相矛盾,广度和深度不可兼得。那么,这些“好课”在转变为慕课的过程中,也许正在损失掉最“好”的部分。

3.3 超大工作量成为挑战

理论上,慕课技术把教师从重复性的、机械的知识点讲解中解放出来,录播一次课程,可在线供无数人次学习。但是,观看视频仅是慕课学习的一小部分,还有讨论、作业、考核等必不可少的线上教学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放大到庞大的慕课受众群身上,都意味着教师们需要承担相应的巨大工作量。

比如,医学人文课程常常要求学生对某个医学

现象和相关人文问题进行解读和分析，将课程论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尽管，这种考核方式要求教师逐篇阅读论文，给出定量的(分数)以及定性的(评语)评价反馈，但很多教师坚持这种耗时耗力的考核方式。因为这种考核方式能深入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情况，综合评价学生的分析、应用、表达能力，且教师能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给予个性化的定性反馈，是一种适合课程的、能促进医学人文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然而，慕课的一个教学轮次受众可能成千上万，对于师资力量本就单薄的医学人文课程，完成这类需要大量时间和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考核工作，是艰巨的挑战。迫于无法承受的巨大工作量，大部分医学人文慕课教师无奈地选择了他们并不认同的结构性考核方式，而少数依然坚持定性考核的教师直言不堪重负。如有一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的医学人文类慕课，课程的考核中有40%由撰写报告(案例分析或沟通实践体会)组成，在其选课人数最少的开课轮次中，教学团队仍须完成 681 名学生的课程报告学生互评、教师评分及评语反馈。除此之外，线上答疑、讨论等互动也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完成。虽然有的教学团队聘用了研究生做教学助理，协助完成上述工作，但为了保证互动的质量和及时性，教师仍需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审核和再评阅。另外案例更新、助教团队的培养，对医学人文类课程这种师资少但学科热点多、更新快的课程，也提出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相比传统课堂教学，这些工作量不易被看到，很难在学校教学评价中得到肯定和鼓励。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校为了鼓励教师开展慕课建设，出台了倾斜性政策。比如，对通过评审的混合式教学课程计双倍课酬系数。但是教师们认为，慕课建设和运行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传统课堂的 2 倍。

4　思考

4.1　从“教”与“学”的分歧，反思医学人文教育中存在的深层痼疾

4.1.1　教育理念中的“重医轻文”倾向

学生对待医学人文慕课时，看重“学习自由”和“过程轻松”，相对忽略学习效果的学风，某种程度折射出传统医学人才培养教育理念中“重科学素质培养、轻人文素质教育”的倾向。相较其他专业而言，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以课程多、学制长、压力大著称，其中人文教育所占学分比重少，课程类型以公共课、选修课为主，受重视程度低。教育理念中的这种倾向通过培养计划和教学安排直接传递到学生的切身学习环境中，本身课业压力繁重的医学生就容易在主观上对医学人文课程产生轻视和随意对待的态度，将其看作额外的、非必要的学习任务。

4.1.2　教学模式中以“教”为主的传统

教师对医学人文慕课学习成果的忧虑，其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传统医学人文教育中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传统的医学人文课程，以人文学科的知识框架为教学设计的起点，进行人文理论和视角的传授，再通过有限的课堂互动引导学生将人文视角和方法应用到模拟的、假设的医学情境中。这种教学模式强调教学过程，教师试图通过它能全面掌控课堂环节，实现从“人文理论”出发去影响与“医学实践”有关的情感、态度和行为。但实际上，达成教学效果的途径单一且薄弱，“人文理论”和“医学实践”往往还是两张皮。如果不能以学习成果为导向，推动教学模式转变，无论传统课堂还是慕课，都难以实现“医学”与“人文”的真正融合。

4.1.3　医学人文学科自身的短板

“教”与“学”的态度分歧背后还有医学人文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医学人文师资培养。医学人文教学对师资要求高，理想的师资需兼具“医学”和“人文”两个领域的素养，并能具备融通学科、从事跨学科科研和教学的能力。但是，学科的边缘性使医学人文人才队伍发展受限，师资的质量和数量与教学需求之间一直存在很大缺口。师资缺乏成为医学人文教育长期面临的困境。因此，慕课教学所要求的精力和时间投入让现有的医学人文课程教学团队难以承受。

综上，正是医学人文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科发展 3 个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造成了医学人文教育在迎接慕课这一新的技术机遇时表现出 “教”与“学”的分歧。如果能克服和改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更新教育理念和模式，推动医学人文整合课程，着力发展医学人文师资，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就能更好地借力于以慕课为代表的线上教育技术。

4.2　从“教”与“学”的分歧，管窥医学人文慕课的发展趋势

4.2.1　慕课技术能使优质医学人文课程资源惠及更多学生

医学人文课程建设面临很多问题，如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发展等，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而医学人

文教育的需求在日益增长。慕课技术有助于将珍贵的优秀课程资源推广使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缓解当前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

在当前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下,医学人文慕课很可能会经历“数量爆发式增长的自由竞争”时期。但通过学生、同行和社会的检验,那些好的教师、好的课程会逐渐树立其影响力,最终形成数量少、质量精的几门慕课,真正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最大程度上惠及海量学生。

4.2.2 不是所有医学人文教育内容都适合线上自主学习

“教”和“学”的分歧提示,医学人文课程中的部分内容不适合进行线上教学。按照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方法[11],这些内容主要包括 2 类:①指向高阶学习目标的课程内容。比如,在认知领域,需要达成“知道”和“理解”等低阶学习目标的课程内容,学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和阅读资料等自主学习实现;而需要学生形成“分析”“综合”和“评价”等高阶学习目标的课程内容就需要教师密切指导。②指向情感态度领域和技能行为领域教学目标的课程内容。情感态度的形成(接受、反应、相信、价值认同、人格化)需要深度人际互动和情境氛围;技能行为的学习(模仿、操作、精确性、多种操作协调、操作自然化、精熟)需要情境练习以及教师现场教练与指导。

线下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在这两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小班教学、深度讨论、基于小组的学习(TBL)、基于问题的学习(PBL)、专家讲座,还有临床实践和参观学习等,有些教学方法目前无法在线上实现对应的或者可替代的形式。

4.2.3 线下-线上配合、互补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探索线下-线上的配合与互补是医学人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线上集中”与“线下分散”相配合的混合式教学,可能是未来医学人文慕课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通过大浪淘沙,线上将留下一批受众最广、最优质的医学人文精品慕课。这些名师的视频授课将用传播成本小、范围广、效果好、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为学生自主学习达成认知领域的识记、理解等学习成果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同时,分散于各高校的医学人文教学团队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能确保师生、生生深度互动的小班教学、深度讨论、基于小组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临床实践和参观体验等线下教学活动中,促成高阶学习目标,以及情感态度和技能行为领域学习目标的达成。第二,“大众线上课”与“小众线下课”互补的多元课程局面可能形成。随着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发展成熟,与受众面较广的医学人文线上公共课、公选课、基础课并存的,还将有分布于各高校的具有多样性和前沿性的线下医学人文类课程,为学生精深的、专门领域的、个性化趣味的小众医学人文学习需求提供多元选择。医学人文课程会形成公众教育与个性化教育资源在线上、线下并存、互补的新局面。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高一飞:研究设计、医学人文慕课建设跟踪调研、论文撰写;郭璐怡:学生学习感受调研、二手资料收集;王珏:论文修改;张昆松:资料分析

参考文献

[1] 张大庆, 杨海燕. 中国医学人文教育:北大医学部的新尝试[A]. 全民健康: 医学的良知与承诺” 医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 2010: 23-28.
Zhang DQ, Yang HY.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China: PUHSC's new experiment [A]. Health for All: Conscience and Commitment of Medicine, 2010: 23-28.

[2] 余仙菊. 发达国家医学人文教育给我们的启示[J]. 广西高教研究, 2002(1): 109-110, 95. DOI: 10.3969/j.issn.1671-9719.2002.01.035.
Yu XJ. The enlightenm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in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J]. Guangxi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02(1): 109-110, 95. DOI: 10.3969/j.issn.1671-9719.2002.01.035.

[3] 陈默. 当前中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17, 25(3): 454-456. DOI: 10.13555/j.cnki.c.m.e.2017.03.038.
Chen M. Dilemmas and solutions to contemporary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J].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7, 25(3): 454-456. DOI: 10.13555/j.cnki.c.m.e.2017.03.038.

[4] 苏强, 吕帆, 林征. 医学人文教育的危机与重塑[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4): 66-70.
Su Q, Lü F, Lin Z. The crisis and remodeling of humanities in medical education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6, 37(4): 66-70.

[5] 王涵. 国内医学人文教育现状及对策讨论[J]. 卫生职业教育, 2018, 36(9): 27-28.
Wang H. 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China [J]. Health Vocational Education, 2018, 36(9): 27-28.

[6] 付洋, 尹梅. “慕课+”教学法在医学人文教学中的应用——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社会学”课程为例[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8, 31(8): 1081-1084.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18.08.29.
Fu Y, Yin M. Application of "MOOC+" teaching method in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medical sociology" in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J]. Chinese Medical